

第二輯

青楓作

錄

目

風願

社會

更夫

古寺

憶

記s君

龍菴

給一個東北友人

塔

星

古寺

「咯咯……」木魚聲不斷的衝入我的耳中，這是從一座四面牆壁被風雨剝蝕的古寺裏傳出來的。

在這整整的一年來，每天都見它，同時總要在那兒徘徊一回，尤其是在晚飯後，上自修前的這一段時間裡，我散步總會到那兒去，我不是留念那地方，我對於那地方更不會發生好感，但我却歡喜在那兒散步，連我自己也不明白這是什麼原因？

呵！那裏不知道「埋葬」了多少人的「青春」，我在那裏徘徊時，我記起一個友人，他曾經這樣惋惜的指着這古寺對我說的話，我也感到：這是一個罪惡的場所，它將多少年青人的意志消沈了，它將多少年青人的幸福剝削了，的確這裏不知埋葬了多少人的青春。

「咯咯……」木魚又在響起來，月光照著大地清晰的現出一座四面牆壁被風剝蝕的古寺，我討厭它，我咒詛它，消滅吧！這罪惡的場所。

「呵，那裏不和道寺埋葬？」多少人的「廣春」這話又衝入我的腦海。
自到九來出寺的……
九四〇分四零七三晚江津

更夫

我只要回去晚一點便會遇到那個更夫，那個有着白鬍鬚的，駝着背的老更夫

。 時開一到，他便會左手提着燈籠，右手拿了銅鑼，走過大街，又穿過小巷，打着鑼走着，無論天在下雨或者在刮着頂大頂冷的風時，他却不曾偷過懶，離過他的崗位，他的眼睛花了，他的耳朵聾了，雖然這生活使得他一天天的蒼老起來，一天天的走近墳墓，但他却没有埋怨過他的工作，或放棄過他的責任。

我住的地方，因為人比較多，每每到了二更的時候，還沒有關大門，他經過我們的門口時，總會習慣的喊一聲「關得門了二更已經響了。」如果仍舊沒有人出來關門，那麼他會重複的又喊一聲，一直要到答應他的叫喊時，他才會放心的走向別的地方去。

今天回去，又看到他，他的面孔已顯得比從前更蒼老，腳步也越發得遲緩了，我看看身上的錶已經是九點了，我加快腳步趕上了他走回，直尋我到家把衣服換了以後，那鐘聲才漸漸的近了。

「關得門了二更已經響了。」他又在提高了嗓子叫起鑼。

「就來」我答應他以後便走出來，他已敲着鑼向着那未走過的路上走去，我望着那老人龍鍾的背影，說了一聲：「祝你健康。」

一九四一年九月，二八，瀋陽。

社會

在求學時代的我，常常會爲着社會而苦悶。社會不是黑暗的，萬惡的，因爲當時我正在熱戀着它，我只覺得它是可愛的，神秘的。

但以往只是一個美麗的憧憬，一個美麗的幻想。

自從我走出學校以後，這幾年來給我的經驗，使我看透了社會，我又不肯再愛它，我也不願再爲它辯護，因爲它的確是黑暗的萬惡的。

這話也許太放肆，不過我相信只要不是一隻討人歡喜給人玩弄的小動物，不會伺候人看別人臉色知道別人喜怒的傢伙，他們一定也會認為這觀點，是正確的。

一九四二，二，三〇，榕村。

海

我頂愛海，可是我却沒有機會見過海。

我還記得，那是在我十歲時，有一個表叔從青島到南京來看爹，並且順便帶了一些海產來送給我，他是一個從小就死去爹娘，而在海上漂泊將近二十餘年一隻輪船上的大車，他對於海的一切都頂熟悉，我現在所以還能知道一點關於海的事，就是他告訴我的。

雖然他那次在南京只呆了一星期的短時光，但是他卻沒有一天不告訴我許多關於海的故事，我只要三點鐘一放學回家，就會揪住他，要他繼續向下的講着的一切，我也每每聽得呆了，連飯不願去吃，同時也揪住他不放他去吃飯，這樣一直要講到我伏在桌上睡熟了才肯罷休。

在這短短的一週中，他使我知道海是怎樣的偉大，是怎樣的可變，怎樣的寬闊，怎樣的美麗，使我熱戀着海，使我每年夏天都鬧着要去海濱去玩。

二十六年春，父親因為要到青島一帶去視察黨務，並且允許帶我一進去，于是我便要求等夏季再去，父親先不答應，後來居然答應了，這願意順便帶我到北戴河去避暑，那時，我的心真樂得幾乎跳出了口腔，可是誰料到偉大的全面抗戰，就在那年夏天展開了呢？

現在又是夏季了，四川夏天天氣，似乎一年比一年的熱起來，真熱得使人透不過氣來，到北戴河避暑去的話，已經說過麼？五年了，同時父親竟也就在這兩年前犧牲在敵人瘋狂的轟炸下，雖然我深信我總有一天仍舊能到北戴河去避暑，去看海，但是父親呵！你將永遠沒法帶我一道去玩了。

一九四二，七。瀘縣。

湖

如果不是抗戰的話，我也許永遠沒有見到湖的機會。

二十六年冬南京失守，蘇湖吃緊，我因為遷居的地方無為距蕪湖太近，所以不得不向長江上游遷移，那時交通工具又極缺乏，于是只有趁民船赴九江，共走了二十一天的水路才到達目的地，在這次的旅程中，我第一次見到了湖（因為馬當已經封鎖，便取道感，泊，漳，大官，龍宮五湖）。

在那二十一天寂寞的旅行中，湖——他作了我最好而最忠實的友伴，他沒有一天離開過我。

當船第一天駛進湖心時，我一眼望見那渺無邊際的碧波，我真以為那就是海，因為我心目中的海，就是茫茫無邊的，後來船夫告訴我說：「這是湖不是海，海要比湖深大，浪濤也比湖裡洶湧。」但是我並不失望，我却仍用着那如同望海一般希罕的眼光，望着他，因為他雖然沒有海來得偉大，但他却要比海靜穆得多。

二十一天中，他給我嘗試了他所有的一切產物，並且使我看透了他的深處，但在我們正開始互相愛戀的時候，船却到了九江他準備仍舊留在那兒，我却因為種種的關係，不得不踏上另一段新的路程，從此我們就不捨離別了，雖然我們正在熱愛，但却又被戰事把我們拉得頂遠。

而今不見面已經三年多了，却始終有是得到一點關於他的消息，不知現在他還是不是如我初相見時那樣的靜穆，可愛。

一九四二，七，溫縣。

嵐

傍晚，清晨我都會走出那道黑漆大門，到江邊上去徘徊一會兒，因為我一走出大門，便看到那可愛的青天，那逗人的星星，和東流的江水。

在清晨，我會看到那濃濃的朝霧，在傍晚便見着那淡淡的夕嵐。

水平靜得一點波紋都沒有了，人聲也漸漸的轉低起來，芽形的月，發出誘人的光，射在那平靜的水面上，山峯已慢慢的模糊起來，不像白晝那樣的清晰，現在你才感到它——嵐的存在。

偶爾一隻輪船駛過去，平靜的水面，便會激起波瀾，經過數分鐘的動盪，不久又會靜下來，兩岸的夾它不再保持它的緘默，它便高聲的吹噓起來，因為它對於這不平凡的怪物——輪船感到奇異和恐懼，那究竟是什麼？

木船倒進着，浪捲衝着它的時候，它便會不寧靜的搖動起來，十來個船夫迎着浪花划着漿，隨時時有不咸宜節，而又很好聽的調兒，我會不自主的唱起，一伏爾波河般聲調，

前一二三二更的鐘在響了，我原想微風回着我的家裏走去，但我却仍不時驚悸的跳過睡來，這聲聲鼓浪裏起寒的山峯，被輪船衝激着在動盪的江水。

一九四一，九，二五，瀘縣。

我愛月亮，我也愛那粒粒的小星。

我愛月亮的沈靜，我愛星兒的流動，他那特殊的臉兒，不方也不同，……這是使他更顯嬌媚的。

記得在幼年時，我常趁着夏天的晚間，在院子裏乘涼的機會，老是挨着外祖母，要他給我說星兒的故事。

我們現在重土有多少人，就有多少星，一個星代表一個人，如果那顆星，

比別的星亮的話，那麼那個人一定比別人有用一定是個……」他打斷了話便不停的說。

「我不信，我們來數一數，先生說：『中國有四萬萬伍千萬同胞，』難道有這麼多的星嗎？」我打斷他的話撒嬌的問于是我會不信的抬着頭，一顆顆的數起來。

當我頭已抬得感到酸痛時：外祖母會抱起我，笑我太呆了。

「那顆一定是我，你看！婆婆！」我指着那顆頂亮的星，拉着祖母，如果她微笑點頭的話，那麼我便會高興的跳起來。

而今抗戰已經四年了，同時我也就有四年沒有見到他老人家，但我依舊是我，並不像自己幻想那樣大，也不像他希望的那樣——那顆頂亮的星，而是一顆光綫極微弱的小星，我望着那滿佈着星兒的天空，我開始感到慚愧，我真想到他的面前去哭訴一場。

以往只是一個美麗的憧憬一個美麗的夢。

今天我抬頭再數着那一顆顆的星兒時，雖然那星兒沒有改變，但他老人家却已不在我的身邊了；而是在那離開好幾千里路的浙江，我呆望着那星兒彷彿他就

在裏面，不過頭髮却已成了蒼白的顏色。

一九四一，九一三。瀘縣。

塔

我到四川已經三年多了，但是因為讀書的學校在江津，所以我在江津，呆了整整二年的時光。

我在那兒，並沒有到過什麼地方去玩，我也不會對於什麼東西發生過好感，我自從離開那兒以後，那江津的一切在我腦海裏的印象已很模糊了。

但那一座塔我却沒有忘記，因為我同它見到的機會太多的關係。

當輪船來到江津城以前老遠就會看到那座塔，那座矗立在對岸山上的塔，因此同我最熟的也就是那座塔——我在江津二年中。

我們的校舍是在一個高的山崗上，而且我的寢室又在那高高的樓上，所以我在早晨起身的時候，或者自修後去睡覺的時候，抬頭向窗外望出去時，一眼就會看到那「塔」……

今天偶爾看到瀘縣有着這樣一座塔矗立在對岸山嶺上時，我一年前的情景會又一幕幕的在我眼前放映着。

我凝視着那遼闊的天際，我將看穿了一切，使我重新見到那矗立在江津對岸山嶺的塔。

一九四一，八，六，瀘縣。

給一個東北友人

——爲「一九一八」十週年紀念作——

「一九一八」到今天已整整的十週年了，在這十年中，東北同胞在敵人的鐵蹄下，過着那如同牛馬般的奴隸生活，在這十年中，不知有多少無辜的同胞，被屠戮，遭殺害，又不知有多少同胞在淪陷地生存着，期待最後勝利來拯救他們。

一東北淪亡已經整整的十年了，在這十年中，中華民族一天天的強壯起來，「七七」「八一三」相繼揭開這偉大神聖的全面抗戰，到今天已經是兩年多了。

在民國二十六年以前，我從未參加「一九一八」紀念會的時候，我只是低着頭

，閉上眼，我想該怎樣才對得住你們，我很慚愧，我竟眼看著，一件件的國恥寫在這四千年來中華燦爛的史頁上，眼看著東北三千萬同胞弟兄，給敵人蹂躪，我那時只想痛哭一場，因為那幾年中在後方的人民實在太對不住你們了，在北平，在天津，尤其在南京，在上海，這些人何曾關心過這三千萬同胞，何曾想念到這華同胞，每天所受的痛苦呵！

一個東北友人——你曾經對我這樣說：

「東北的淪亡，並沒有刺痛每個中國人的心，也並不會影響到整個中國，所感到痛苦的，仍只是我們東省人，所影響到的也只是我們東北四省，你看你們又沈靜下去了。」

當時我雖然同你辯論了很久，但事實上的確已冷靜下來，我不免有些動搖了，我覺得外國人說：「中國人只有五分鐘的熱度」的確有點對了。

一直到「八一三」的砲聲響起來，我才覺得你和我的觀點都有錯誤，我連忙跳着號外到你家裏告訴你，並且把號外給你看，我們談論了一會將來，又連忙跳上車子，去告訴其他的朋友，我們談着笑着，快樂得都忘記憂鬱這情形一直都留在我的腦海裡。

在勝利之神即將降臨之今天，我們又來紀念這「九一八」東北淪陷紀念，我感到無限的希望和愉悅，我將寫一封頂長的信，告訴你，勝利就要降臨，東北就會收復的。

「那兒有同胞三千萬
個個都是熱血滿腔……」

我看着你那面頰豐滿的像高唱起來。

等待着啊！東北的同胞，不久的將來，不但你們可以解除一切的束縛和壓迫，而且將一洗這近百年來的一切恥辱，最後我遙望着天際在祈禱那東北友人——你，不，那三千萬東北同胞的健康，並虔迎著那勝利之神的降臨

一九四一，九一八深夜，瀘縣

石龍菴

太陽已隱藏起來，留下的，只是那快被黑暗統制了的夜。

我同道慢步的，沿着長江歸國着，我折了一枝麥子，一面走着，一面剝着那

一顆顆豐滿的果實，這正四月的天氣，迎面吹來一陣陣沁人心脾的涼風，我已被這景緻陶醉，當我停下脚步，看着那雙被埋在沙裏面腿及鞋尖露出地面，直忽忽指着那座四周牆壁被剝蝕的廟宇，告訴我：「這是石龍菴」，並且指着那一條像龍一樣僵臥在那兒的石頭，向我解釋着所以叫石龍菴的原因。

隨着他的手望去，果然有一座刻着石龍菴字樣的廟宇，在那裏，我停下了脚步，我忽然想到一個熟識的友人，他正住在這兒，並且有一件事，我正想找他商洽，于是我叫適留下，我便走進去看他。

他雖比以前胖了，但他的心情仍不大好，他還不能原諒他母親，他母親而死的妹妹，他到後來竟哭起來，我安慰他，也沒有用，他只用着哀怨的眼光對我說：「呵！媽死的時候，把妹妹交給我，叫我好好的照顧他，但是這幾年來，我爲着吃飯，在東走西奔的，沒有好好的照顧過他一天，如今奉命到這兒來，我原希望借這個機會，來補償我過去的過失，但是誰知道他就出了呢？他死的時候，我雖然難過，但我並沒有常常的哭過，如今這唯一的妹妹，唯一個能給我叫我照顧的人，竟也逝世，怎會不使我痛心呢，我真對不起媽」

我告辭了，他送我出來，他的眼上還留着兩顆很大的淚珠。

我在開通回去的路上，在爲着他！我那友人呢？

他，那瘦弱臉到這兒來了，在一個毛手毛腳的侍者面前，飯
 底裏去，看他！我們熱烈的握着手，我看着他那尖瘦的面龐，比兩年前更顯得瘦小
 了。

這幾年來，我早就關心着他的健康，我在叙府時，我曾到他的住所去看過
 他好幾次，他沒有見到，後來他到嘉定去了，直到他回叙府，我却又匆匆的回
 瀘縣去了，我只有埋怨，我同他的緣分太淺，因爲我在叙府住了三四個月，竟沒
 有見到他。

我們談了很久，我們談到湖北的大陸，我們又談到宜昌的退出，他握着報紙
 的手，是那樣的顫抖，他的面孔已掙得緋紅，我們很高興，我只有着弱的身體，他
 却比我更弱，我們雖然同樣有着手口，我們只會高叫幾聲，我們只會用手握着

筆寫出我們胸中的憤怒，但他不能安慰我這顆快破碎的心。我更不能除去他那憤與恨交織的心情。

我們走出了旅館，走上熱鬧的市區，s君指着那耀眼的紅白色的電燈的大廈，問我說「這縣被炸過嗎？」我沒回答他，我只指着較遠的頽垣斷壁給他看。

「我明天就要走了，這兒太安靜了，我只想找到一個能得到一點刺激的地方，我準備到湖北去一遭。」他嘆了口氣對我說，我只有同情的點點頭，因為我在這兒，的確也感到非常的痛苦。

我們分手了，我望着他的背影，直等消失在黑暗的角落。

一九四一，一〇，二九。

憶

——記一個亡友——

在一個秋風吹得樹葉簌簌發抖的夜間，我同癡守着那燒得緋紅的炭火盆，閑論着以往的一切，忽無回我提起你已經逝世的消息。所以一病不起的原因，據

說是髮覺過甚，略顯太多的關係，至于詳情燕也不清楚。

提起偉，我便會想到那一張瘦瘠的面孔，白髮的母親，和弱妹，提起偉，我便會想到我在×校幾年中，他所給我的溫暖的友情。

我與偉的友誼，並不算是達到飽和點，但在×校幾年中，在我腦裡印象還沒有褪色的，却只有偉。雖然我們不同班。

當時同班的同學，都在私下議論着我，有的說是我的個性太孤僻，有的說是我的個性太奇特，更有些同我不大對的同學，甚至說是我的個性太壞，所以同班的很少同我接近。雖然有時我也常常自問，為什麼同班的划不來，而對於他班的却划得來呢？但思索一陣之後所得到的答案仍只是「？」。

我的個性孤僻，我還相信，我的個性奇特我也相信，不過至于說是所以本班同學同我划不來，是因為個性太壞，這話我却不大敢相信，因為當時別班同我要好的却很多，如偉，修，英，燕，雄……等。

我同偉的相識，並不是直接的，但也可能算是怎樣簡接，不過我們中間，曾有一個替我們介紹的人罷了。

在入學試驗剛舉行過後一星期，一個晚間，忽然住在另一個寢室的老同學，

來找我去，說是要給我介紹一個文藝上的朋友，所謂老同學，是因為我們有了雙重同學的資格，也就是同過兩次學了，我聽到這話以後，連忙扔掉筆，把那封快寫完而又未寫完的信，收拾起來，就隨着他到他的寢室裏去，當晚經過他簡單的介紹後，於是我們就開始認識了。偉所以要同我認識，是因為他聽人說，我們那班有一個同學，入學試驗的作文分數很高，于是他就想到一定是我，因為他聽英——那個老同學說，我常在報上發表文章的關係。

經過這樣一次以後我們就一天天的熟習起來，我們由普通同學，而談為摯友，由陌生的人而變為頂熟的人，我們從功課談到文藝，從文藝又說到我們的環境，他常常向我提起，他沒有父親的苦痛，和一家人離散的悲哀，他更羨慕我家庭的美滿，這羨慕是出自心的深處的，沒有一點嫉妒的成份。

因為有着這樣的友伴，于是日子好像過得特別快似的，一個學期已經過去了，寒假放得日期太短，同時父親又有遷徙××的話，我就沒有回重慶去，在這短短的寒假中，他常常到校舍裡來找我，我也常到他家裏去看他，他有個老而並不龍鍾的老母，和一個比他稍小的妹妹，每每我們談得太晏了，連晚飯都在他那兒吃了才回校。

第二個學期開始，學校已漸漸走上軌道，校規也就漸漸變得嚴厲起來，他本來因為母親一個人住在家里，不便利，特意讓了回去，伴着他住在家里，等到新規定實行後，第一就是不准外宿，于是他不得不找到我，叫我替他想辦法，不過我也只是一個學生，既無法向學校當局設法，我更沒有親近認識校長，於是經過一度商洽以後，由我代他做着陳情表，做了一篇呈文，呈給校長，一面他暫時住在校裏來，結果過了好幾星期，却一點反應也沒有，就像把一個沙子輕輕的扔在水裏一樣，他着急起來，我也有些急起來，總算好，在當天傍晚，他的導師把他叫去，說是很同情他，已經請了一位先生去調查，如果屬實的話，就可以回家住，不生閒氣，他走出導師室以後，連忙跑到我的課室裏來找我，我正在趕做着代數，他却一把拉起我，要我到他家去吃飯，我怎樣說是明天要繳本子，或是不繳要罰，他都不管，我當時真不明白他家裏有什麼事，值得他這樣歡喜，到了他家門口，他才告訴我，原來是他又能回家住了。

又過了一學期，我們被分開在兩個分校裏，他仍住在那個祠堂裏，但我却遷到另一個祠堂裏來，同時那學期我又需要忙看會考了，所以我們會着的機會也就稀少起來，就是見了面談話的時間也盡量節約起來。

有一天，他忽然跑來告訴我，他的大哥及一個姪兒在家鄉死了，並且他叫我不準向他母親提起，因為他怕老人傷心，但是他却爲了這事，整天的愁着眉，一點不開心起來，雖說是他的二哥；已在新加坡娶了嫂嫂。

他二哥結婚的消息，他却沒有隱瞞，因為他認爲這件事是會使他母親快樂的，果然他告訴了他母親以後，他連忙了幾天，燒香拜佛的，他對我說：「我總算是又看見一個兒子成了家。」但是他却無論如何也夢想不到，他又看見一個兒子和孫子逝世了呵！同時因爲二哥的結婚，却使得他二哥每月的接濟他們的錢，一天天的減少，以至于斷絕。

物價是一天天的上漲，而他們的接濟却斷絕了，我每次看到他的時候，他老是皺着額頭，閉着嘴，他也不再像往常那樣的健談和活動了。

到了夏天天的過去，他的身體也一天天的變得壞起來，我只能安慰他幾句無用勸請他，却沒有一點多餘的力量幫助他。

直到我趁着放暑假回到宜賓去以後，他就病了一場，以至于開學還不能上課，請來停業四期學。

我因爲太忙，而且剛轉入學校，出來手總又太麻煩，我除了死抱着書本，或

打打藍球外，我是很少出來的，因此我同他見面的機會，也就更少了。

寒假我回去，也沒有去告訴他，等我回××後，却在街頭碰到了他，他很熱烈的和我握手。他除我了告訴我他又病了二個月外，他還憤憤不平的把姚給開除的經過告訴我，他面孔掙得緋紅，我除了安慰他以外，又有什麼話好說呢？

第二次在他家門口看到他的時候，他還說他準備補習補習，考×大。並且留着我，要我給他解幾個方程式，這天又是在他那兒吃飯，後來功課更緊的逼着我，我沒有空上街，我也更沒有空到他那兒去了。

畢業的那暑假，回來又太匆促，六點鐘才知道有船，並且還要過江，就沒有到他那兒去，回來以後，我曾寫過好幾封信給他，却始終沒有得到隻字回音，我那時真掛念他，但我決不會想到他竟離開了人間。

偉！這兩年來的變動太大了，你的死去，我父親的被炸，我的爲着生活不得不整天來看人家的眼色。偉！你該不會怪我吧，連走的時候都不到那兒去走一走，現在我真懊悔，爲什麼不再見你最後一面呢？

我仰望着那暗黑的天際，我在想，他的母親該怎樣爲着痛哭他的最疼愛的兒子而昏厥吧！